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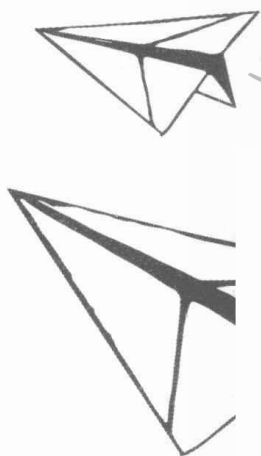
叶广苓 著

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叶广芩◎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 叶广芩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210-11473-4

I. ①我…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8998号

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叶广芩 / 著

责任编辑 / 冯雪松

出版发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 / 唐山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张 / 8

字数 / 155千字

ISBN 978-7-210-11473-4

定价 / 45.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9-3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13833676809

目录

所有美好都藏于时间的缝隙里，让生活变成了有光照进来的地方。

第一章 热闹生活绘卷

002 琢玉记

150 寻找结婚证，找出一部卖座电影

156 主妇杂记

179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第二章 有趣的日子

愿每个平凡而寻常的日子里能怀揣无限乐趣，度过很多的分，度过很多的秒。

223	219	210	206	199	194	191	184
与王子同窗	我当奥运火炬手	云想衣裳	棋趣	学唱	猫的悲喜剧	平淡豆汁	『联合国』的家长里短儿 ——一串提不起来的琐碎

第三章 抱以聊慰的情绪

230 拾取逝去生命的碎片

234 请拉住我的手

238 清淡如水的朋友——殷慧芬

245 失意的倾诉

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
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

第一章

热闹生活绘卷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所有美好都藏于时间的缝隙里，让生活变成了有光照进来的地方。

琢玉记

一 水下房上

这本小书说的是“琢玉”的事情，这个琢玉并非指工艺品玉件的雕琢过程，是指怎么“修理”我的女儿顾大玉，因为大玉也是玉。我知道，“修理”这个词用得不妥，但我一时实在找不出可以替代的其他词汇，毕竟作家也有词穷的时候。谈家事，往往舌头发短，容易偏颇，容易感情用事，容易当局者迷。希望读者能理解，能原谅。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和我的读者像老朋友一样，泡一壶茶，细细地品着、聊着、说着让彼此愉快又伤心的家长里短，说着家庭中的种种喜悦与困惑。必要时再抹上几把眼泪……我想从您那儿得到安慰，得到批评，得到指点和帮助。

在说琢玉之前先说说我自己。

按大排行，我们家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我是女孩里的老六，是属于“垫窝”的那一类。儿时，过清明节，我和父亲去北京

东直门外的坟地上坟，父亲指着地里的一座座坟说，这是老祖，磕头。这是爷爷，磕头。这是姨太太，磕头。这是你第一个母亲，磕头。这是你第二个母亲，磕头……后来父亲指着三个土坟说，这是你的大哥和两个姐姐，不用磕了，给他们添锹土吧。我就走过去给我那些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姐姐们添土，他们都是父亲的亲生子女，大哥叶广厚和二姐叶广芝在1936年同时死于“闹嗓子”，其实就是白喉。那时候的大哥已经二十岁，是个青年了。另一个小坟是我上边一个姐姐叶广蕙的，她比我大三岁……叶家的孩子们早早就到这里来集中了，我不知道父亲看了这些坟会有什么感触，大概是很难过吧。我问父亲，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也要变个小土堆挤在他们中间？父亲说，怎么可能，你是要埋在别人家的地里的。我说我坚决不到别人的地里去，我就要和他们挤。看坟的老刘就笑，父亲说这丫头又犯浑了。后来，京畿之地的这片祖坟被夷为平地，在此之上又盖起了高楼大厦，祖先的骨殖荡然无存，那些拥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也不知去了哪里。只有父亲，在香山的墓地静静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看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当年，父亲和他的哥哥，我们的三大爷一起生活在北京东城一座很考究很幽深的四合院里。前面院子里有树，是丁香，后面园子里也有树，是枣树。前院的丁香开紫花，清香淡雅，就像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后院的枣树每年结些莫名其妙的没有甜味的枣，也生产一些浑身长毛的面目狰狞的“洋刺子”，碰到身上痛痒难忍。这

些毛病，很像我的哥哥，像老七。

父亲在陶瓷研究所上班，研究陶瓷；三大爷在故宫当特邀顾问，也研究陶瓷。他们都是有学问、有品位的人，爱绘画，爱书法，爱京戏，爱美食，也爱我们这一堆闹哄哄的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多，多了便不珍贵，从不娇惯，虽是世家，对孩子养得却糙，放羊一样地养。用我母亲的话说，一个也是养，一帮也是养，大的带小的反而省事。这大概也是满族人的习惯。叶赫那拉家族老辈是崇尚武功的，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父亲这儿，家里还有刀枪剑棍，他老人家还能舞双剑，拉硬弓。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走样，不颓废，发扬光大，直至永远。满族是个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自然也希望他的子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自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大夫。病了，特殊的照顾不过是冲一碗藕粉，病人喝下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该好了，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我们的母亲认为，越是贫贱，越能结实长寿。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用老年仆人旧衣裤改制的儿衣。

我小的时候很各色^①，淘而拗，常常没完没了地哭。早晨起来，百无聊赖，没有事干，看什么都有点儿不顺眼，干什么呀，哭

① 各色(gè sè)：方言。指某人的脾气、爱好、生活习惯与众不同，他人难以接近。

着玩吧，就哭。有时一哭几个钟头，把家里哭得天翻地覆，全家人纷纷出走，四处逃窜，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望着空荡荡的、寂静无比的院落，我在机械号啕的同时，往往怎么也想不起哭泣的初衷。这的确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存在着一个下不来台的问题。

鉴于我常耍这套怪把戏，我就被逼着吃一种叫作“至宝锭”的丸药。主张吃药的是我的母亲，她老说我的内火大，不泻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这药苦而凉，不给别人吃，只给我吃。为此她天天早晨要像抓小鸡子一样地抓到我，给我吃药。对她来说，这是她每天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老盼着她能忘，但是她一天也没忘过。她将药丸在小盏里捻碎，用水泡了，然后用两条腿夹住我，捏着我的鼻子往下灌。那黑色的液体往往要在我的喉咙口呼噜呼噜地响半天，才会被我咽下去。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咽的，没有丝毫的积极主动成分在其中。“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喝到最后，盏底有红色的朱砂，母亲会用清水将碗底涮了，再逼着我将那朱砂一点儿不剩地吞下去，还要舔碗……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六十多的父亲对我自然就多了惯纵和偏爱。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齐整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与我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

全家人都喜欢我，全家人也都讨厌我。

夏天午睡的时候，我穿着木屐拉板，吧哒吧哒从后院急奔到前院，站在院当中，扯足了嗓子高声吆喝：磨剪子咧，戥菜刀——

这声震屋瓦的几嗓子，将全家几十口人从夏日的酣梦中惊醒，再没人能睡得着。我的大大（大伯母）从屋里踱出来，呵斥道：大中午的你在院里折腾什么，你差点儿没嚎出我的心脏病来！

母亲从东屋出来了，三大爷从北屋出来了……

我并不是有意吵大伙，我是忘了大家中午还要睡觉。

不让喊就不喊，认错吗？不！我在家里，从娘家到婆家，从来没有认过错，嘴硬，就是真错了也不会认账。我不会像小绵羊一样，扎在母亲的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再也不敢啦！”那不是我的风格。

那天中午，站在廊子下阴影里的母亲对站在大太阳底下、浑身冒油汗的我说，你给我回屋睡觉去！

我向母亲无赖地笑了笑，这样美好晴丽的白天，怎能躺在床上睡觉呢！我当然有我自己下台阶的办法：不大声喊，小声唱戏总是可以吧？于是我在丁香树下拉开了身段，揪着脖子憋出一句：“呜咿呀……儿的夫啊……”

我那一副带雨梨花，风欺杨柳的娇柔之状引得大家惶惶相视，三大爷说，这孩子该不是又得了扁桃腺炎？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接三大爷的茬，她的脸色已经变得不好看

了。她进了屋，又从屋里走出来，手里多了一把鸡毛掸子，她一边用手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毛一边说，什么扁桃腺炎，我看是她的皮又发紧了。

我一见那掸子，就像运动员听到开赛的枪声，成了条件反射一般，撒腿就跑。母亲就在后面追。这套节目在叶家似乎已经有了表演程式，我是先绕金鱼缸，后蹿西游廊，再穿二道门，然后围着花坛转圈。母亲一步不落地紧追着我，那掸把子在她手里发出嗖嗖的声响，我便在那嗖嗖的声响里狂奔。这条奔跑路线，数年如一日地被重复着，没有丝毫改变。我现在想，母亲是在家里的权威面前做戏，非这样不能平民愤，其实要打到我很简单，母亲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路线，将追击改为堵截，我立马就无路可逃。

顾大玉：您真幸福，还有地儿逃！我也想逃，可是咱们家门一关单元房，往哪儿逃？

母亲在追我的时候，永远遵循着游戏规则，母亲是不想打我罢了。

对母亲的疼爱，小时候不能理会，大了才渐渐地明白。

但是晚了。

1952年，我又有了个小妹妹。小妹妹的诞生，是我的彻底解放；母亲没有能力再来管我，将带我的任务全部交给了我们家的老七。

老七是男孩里的老小，以淘和坏在家里出名。老七的坏，可以

说坏出了圈，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哪个孩子能坏过我们家的老七的。他的坏是从肚子里往外坏，眼睛一转一个主意，让人防不胜防。

比如说，我们的三大爷爱听戏，每每有好戏，必定要看。那时候没有电视，看戏就得进戏园子，所陪同者，常常是我和老七。三大爷看戏要坐前排，那些年跟着三大爷我真真是看了不少戏。有时在吉祥戏院，有时在人民剧院，有时在圆恩寺影剧院。我们看过梅兰芳的《凤还巢》，看过张君秋的《望江亭》，还有一回看的是叶盛兰演的《群英会》。看来看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景：记得有一回是去护国寺的人民剧院看新编历史剧《摘星楼》，票很不好买，我们等了好几天才等上票。那天我们走到剧院门口，老七忽然大叫不好，说是票忘带了，这样一来，我们当时就进不去了。剧场里的锣鼓家伙已经敲起，我们还在外头一筹莫展。收票的看我们老的、小的大老远的来了，却进不了门，看三大爷那飘洒的白胡子，那学者的风派，不像是胡说，就动了恻隐之心，将我们安排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我们由最前面移到最后面，窝火自是窝火，但是总比进不来强。那天我在剧场里，看到了老七的同学，几个小孩子，没有大人领着，人模狗样地坐在前头看《摘星楼》，我就料定，老七在票上做了手脚。果然，休息的时候，那几个孩子总躲着我们，其中一个还朝我挤眉弄眼，我就想，这个老七，真他妈坏，坏到家了！

老七是坏，我是淘。我是个有勇气而没有心计的人，很多时候是我将老七的主意付诸实践的。于是叶家就有人说，我们俩的关系

是狼和狈的关系，只要看见我们俩在一块儿，大概不会有好事情。

偏偏的，我们俩就老在一块儿。

母亲有双漂亮的皮高跟凉鞋，收在柜子里，出门才穿。老七知道我也喜欢那双鞋，就怂恿我把鞋偷出来。我说不敢，他说他可以为我放哨。在老七的支持下，我终于偷出了鞋，藏在流水的沟眼里。只要出去玩，我就从沟眼里拽出高跟鞋穿在脚上，在街上一崴一崴地走路，自我感觉颇好。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穿一双很摩登的高跟鞋，在胡同里跑来跑去，很是有点儿不伦不类，而且这双鞋还是背着大人偷出来的，这样的事大概也只有我能做得出。高跟鞋毕竟不如平跟鞋方便跟脚，有一天我突然奇想，决定把鞋的跟锯了，这样它就会变为一双很理想、很适合于我的皮凉鞋了。说干就干，我为自己的想法而激动，找来锯子，没费多少事就将那两个跟锯了下来。

锯下来以后，我立刻发现，这双鞋彻底不能穿了。原来，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高跟鞋锯了跟并不就是平跟，事实是高跟鞋锯了跟，那鞋尖就朝天了，那“望天吼”一样的鞋没人能穿。

母亲发现了她那双已经变得面目皆非的鞋，心疼得差点儿晕过去，她将鞋攥在我面前，点着我的鼻子一板一眼地说，我真不知道你的这些坏主意都是打哪儿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吭声，我傻归傻，也还没傻到硬往枪口上撞的份上。

老七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妈我知道，她的邪恶天才就是那些坏主意无穷无尽的源泉。

我认为，这帽子戴给老七才是正合适。

但是老七有老七的道理，他说，我让你偷鞋可并没让你锯跟啊，你要把跟锯了，这怪得着我嘛！

一顿打，我没逃得过去。

常听见有人说他的父母多么的文明，多么的疼爱孩子，使他从小就没挨过打，不知挨打是什么滋味之类说法。能在“和平”“文明”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固然让人羡慕，但总又觉得如若那样，作为孩子好像又缺了点儿什么。大凡我们胡同里，我周围的孩子，甚至我的同学，大多都是挨过打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受到武力侵犯的历史，这与家庭的文明程度没有关系。

在叶家，挨打最多的就是我和老七。

所以，我打起我的孩子来就很理所当然，谁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挨打怎么长得大呢！打，是一种让小孩对教训的强性记忆。现在，在我满怀幸福地回忆起那一次次被打的经历时，只是感到了亲情，感到了爱，感到了那不可追述的温馨。我相信，我的孩子长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她会与我有同感。

她屁股上积累的疼痛，是幸福的疼痛。

顾大玉：得了吧，您甭为自己的暴力与武断狡辩啦！都到什么时候啦，您还在跟我玩这套把戏！您在打我的时候，绝不会想到

“幸福的疼痛”。您就是在解气，在实施您的独裁！当然啦，我不跟您一般见识就是了，“不记仇”是我们孩子的美德。中国孩子的美德。

有时候，受到惩罚是应该的，这跟“独裁”不能往一块儿连。

我说两件我小时候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东直门外有窑坑，坑里积满了水，可以游泳。那水初入很浅，突兀一脚就不见了底，常有戏水的孩子淹死在里面。窑坑是东城母亲们谈之色变的所在，一听谁家的孩子上窑坑了，脾气再好的妈也得给下水者一顿臭揍。老七和我也常到窑坑去游泳，下水前他把他的裤子灌满了气，套在我的脖子上给我当救生圈，然后就扎他的猛子去了，再不管我。窑坑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很凉爽，泡在里头常有没掉尾巴的小蛤蟆和一种叫作野狗子的小鱼围着你钻来钻去。它们用小嘴顶我，顶得我直痒痒，抓也抓不住。后来有个叫小三的，把我们的行径向我母亲告了密，我母亲就限制我们，不让出家门。但我们有腿的，我们利用她午睡的时候偷偷走出去，出去的第一件要紧事是把那个小三臭揍一顿，接下来就是不带拐弯地直奔东直门窑坑。

晚上回家，母亲问干什么去了，老七当然要说瞎话，我也跟着说。我说瞎话的本事都是跟他学的，脸不变色心不跳，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到今天，老七还说，是他培养了一个作家。他认为，作家都是说瞎话的高手，不会瞎编就写不了小说，骗人骗得越美越